

夜光杯

那你想做什么

张欣

多年的父子成同事。最近大家感慨的都是这件事,快递爸爸含辛茹苦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然后呢,快递儿子和爸爸穿着同样的制服一起望着诗和远方。接下来这样的论调很有些市场,考上大学是四年以后卖哈密瓜,考不上是马上卖哈密瓜,努力的尽头是饿了么,诸如此类。但我并不这么想,表面看两代人会一样奔波,说回父子快递同事,然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快递儿子因为有了知识便懂得企业的优化和管理,他可以成为快递片区的主管,直至公司高层,甚至自己创立新的快递公司。这不是画饼,一切全靠自己的用心和努力。就像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学成之后重回家乡,令家乡的农业生产上了无人机或者其他什么高科技技术,或者网络直播产销一条龙什么的,这也是他们的父母难以办到的。

对。所以不是你做了什么工作会阻止了你的进步,而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令我们眼高手低,否则你想做什么,直接当个总经理吗,还是那些显赫的职业尸位素餐只等你的空降。老实说,大部分年轻人涌入社会都是赤手空拳需要打拼的。马未都说,你在酒店当两年门童,对于人的了解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是阅人的起步(大意)。如果你后来在其他岗位有所成就,我们不能说这两年成白废了对不对。郭德刚说,年轻的时候不吃苦不经事,年纪大了别人瞪了你一眼立刻原地爆炸不想活了(大意),都是在说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卑微时刻。包括张颂文如果没有个人的精进和坚持,也不可能47岁时翻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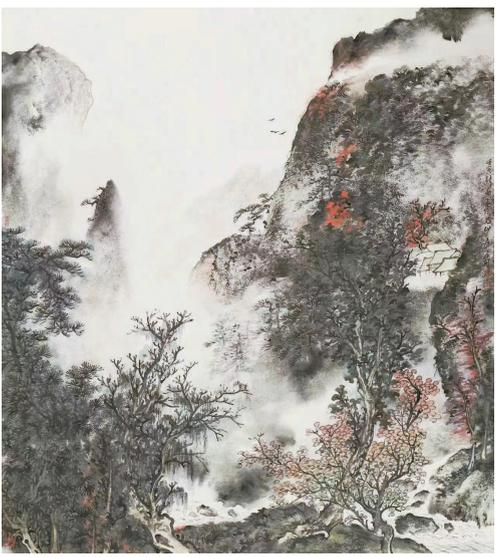
抱怨,无非是嫌活苦钱少,我们又放不下身段。所以不要被那些网络小机灵撼动自己的内心,先有一份工作总比啃老好上一万倍,并且可以在工作中认识社会,发现你的闪光点在哪里。我其实并不赞成年轻人一出校门就自主创业,绝大部分孩子都是以创业失败花光父母的积蓄而告终。从这个角度说,还不如快递儿子的务实靠谱。先找一份工

试水,锤炼一下自己不见得没有好处,至少对于上级下级同事有所了解,对于合作精神、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不那么陌生。

读过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朋友唯一需要警惕的是,眼高手低,不允许自己向下兼容,误以为自己的人生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开挂。这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每个人只有非常努力才有资格说什么阶级固化。人生的旖旎和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永远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为你的努力留出上升空间。



1956年国庆刚过,母亲颜逸清接到了“上海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送来的请柬。家母为什么能受邀参加如此重要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中毕业的母亲先后加入了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教社和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妇女社,参加进步刊物《上海妇女》半月刊的采编发行并结识了编委许广平,并接受许广平委托,上门担任了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家庭教师,历时三年多。母亲与许广平和海婴有着深厚的感情。



无心水自闲 (国画) 余欣

母亲与许广平

朱家德

10月14日,家母早早赶到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内鲁迅灵柩迁葬大典会场。正当她与一班久别重逢的“孤岛”时期老朋友热烈交谈时,海婴隔着人丛远远地看到了我母亲,立即拨开众人小跑步迎了上来,紧紧拉着我母亲的手,颜先生长颜先生短地叫得十分亲热,除了关心我母亲这些年忙些什么,身体可好,还悄悄地告诉老师,他结婚好几年了,已添了两个儿子,爱人就是霞坊隔壁邻居、62号的小马,并召唤正在忙碌的马新云来拜见“颜先生”。

在抗战年间结下的两代师生情谊,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褪淡漠。建国以后,虽然分隔京沪两地,平时联系也不多,更难得见上一面,但母亲惦念着恩师与学生,许广平与海婴也同样牵挂着母亲。1964年11月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许广平陪同布隆迪王后访问上海,4日早上送走国宾后,便打电话邀约母亲去其下榻处——和平饭店。两人久别重逢热烈拥抱,促膝恳谈了四个小时仍意犹未尽,许广平还热情挽留她在客房内共进午餐。甫入座,许广平便向陪伴一侧的秘书介绍说:“这位就是当年教过海婴的颜先生,抗战时期我家的情况,颜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在艰难岁月里,在白色恐怖下,颜先生协助我开展工作,辅导教育海婴,曾经帮了我不少忙。”许广平告诉我母亲,这些年来一直在

全国票证收藏交流大会在豫园新藏宝楼闭幕了,但我内心仍然很激动。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证券的发源地,也是当代研究金融证券文化的发源地,上海素有全国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誉。此次交流大会之后,上海金融

金融证券“遗珍”

张坚

票证的收藏在全国的地位更突出了。与往年的全国票证收藏交流大会不同,此次还同时举办了“中国百年证券收藏展”,以此呈现金融证券领域,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此次展出的金融证券“遗珍”数量繁多,品种丰富,有洋务派

“分洋商之利”;有民族工业荣氏家族发行的股票及其历史实物;有代表红色证券的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股票;有改革开放时期发行的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堪称20多年来国内珍稀证券藏品的一次最重要的集中展览。其实在中国收藏家协会和上海收藏协会有一大批收藏家致力于金融证券文化的弘扬,他们对提升中国金融证券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忘于江湖。那是在临近世纪末的某个夜晚,铁岭路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因了一本杂志而相识的一众朋友聚在一起,不知这是第几次了,大家畅想着来日的相聚,或意气风发,或讲着讲着就兀自静默了。乱糟糟地,一个我此前并不太关注的兄弟放下酒瓶,嘟囔了一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扭头去了厕所。就在那时,几十只酒瓶已经东倒西歪于桌边椅下了。我更是吐得厉害,空腹再战,装得像个剑客。当晚我不曾呼应那个哥们的话,因为在内心那几个字已然将我镇住了。

相忘于江湖

江湖,是用来相忘的。多年后与那个放言“相忘”的兄弟狭路相逢,他已茫然不记得当初说过这么牛逼的话。他很忙,忙于离婚,忙于商场博弈,偶尔会在那些儒商面前背诵自己或友人的诗句,没一首能完整,但听过的朋友都说他的语调还是属于世纪末的那个夜晚。只是不知他的诗歌秀和流行的KTV相比,哪个谈成的单子更大些? 很想和其中的一个兄弟坐下来聊聊,但他已去往另一个世界,那里不知是否还有迷狂的戏剧,是否还有一架钢琴,如果有,请把那不知名的曲子再胡乱弹上三遍,尽管我明了每个版本均不会是记忆中的那一个。

很多人成为江湖上传说的名字,有时会从毫不相干的地方得到一点没头没尾的信息,或好或坏,不喜不悲。还有一些朋友,会相约喝酒,偶尔谈及艺术,谈着谈着就感觉特没劲,立马切换到如何养生、炒股便气象万千了。我继续写着一些分行或不分行的东西,在一次次次换行间老去。

有时我会把庄子的“相忘于江湖”改成“相望于江湖”:远望时,天各一方,中间隔着水气、扁舟、飞鸟……不言不语,心领神会。终究觉得还是“忘”字好,人自在了,便离自由不远了。相濡以沫有时是迫于无奈,就像那些小水沟里的鱼;相忘于江湖则是一种气度。似乎是哪位大侠的话:每个人都在心底问过,我的江湖在哪里? 小说中,贾宝玉最是喜聚不喜散,最终他弃一切而去,从此别过,多少人,多少事;现实中,一个微信就把千里外的你我逮住,我们拥有江湖,但已然不是那个属于剑客侠者的江湖。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惦念着她,每每遇到上海妇女社的老朋友,总要打探“颜先生”的消息。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海婴夫妇的工作、海婴的身体及四个孙辈的学习等情况,并赠送一张上个月才照的全家福,照片上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许广平笑得合不拢嘴。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久别重逢,竟然成了师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1968年3月的一个清晨,母亲从广播中听到了许广平逝世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她心如刀绞泣不成声。

中秋将近,我愿意品尝一二,原本唯有豆沙馅的月饼。前阵子,同事无意间说起网购到一款巨贵的五仁月饼,比她的脸还要大的一块巨无霸。我表示出惊骇之情——她可真是逆流而动的清奇一族,难道忘了五仁月饼的难以下咽,曾遭受过全国人民群嘲的惨痛经历? 同事为打消我的偏见,特地切了一瓣带到单位给我品尝。

半信半疑,我掰开一角,小口品尝,其味美程度,确乎颠覆性的,况且并非一览无遗的可口,而是一层一层递进着的,颇有层次感。入口,淡淡浅浅的甜,继而是瓜子仁、杏仁等果仁们细微的蹦脆感,咀嚼至末了,唇齿间萦绕阵阵陈年佳酿的酒香,最后的尾韵里,确乎品出了火腿的异香与微咸,并且确定这火腿,并非徽州火腿,也非金华火腿,它一定是云腿。

这一瓣月饼,甜咸并举,香气馥郁,好比复调音乐一样令人低徊。想不到今时今日,一直受人诟病的月饼被打造得如此高端大气,大有乾坤颠倒的日新月异感。

异常爽口。红豆沙的细腻,直逼巧克力的爽滑,越吃越上瘾,无须浓茶解腻。但人有多大胆,月饼就有多奇葩的馅。近日,自盒马公号得知,他们正与我们这座城市某餐饮企业联袂推出一款臭鳊鱼馅的月饼。连臭鳊鱼都能与月饼无缝对接了。想想八月十五的夜,坐在庭院,桌上摆了几只螃蟹几颗石榴,你再从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抽一块臭鳊鱼馅的月饼出来,那奇怪的腥

中秋有月饼

钱红莉

气恐怕难免会给明月之夜打点折扣。童年时,吾乡的特产月饼,同样大得出奇,要比成人的脸还要大上两倍的壮阔。走上五六公里,去镇上才买得到。月饼外层烤至焦黄,如染一层淡金。为加重节日的喜悦感,在月饼外层盖了无数东倒西歪的红章。馅里裹了无数冰糖粒、红姜丝、绿姜丝、核桃仁、花生仁……掰一小角,酥脆的外皮打簌簌往下掉,冰糖粒嚼在牙齿间咯吱咯吱,犹如隆冬踩在雪地上发出的脆响。用一种特制的黄纸包裹着,再以细绳拦中扎一个十字结。中秋前夕,大人早早自镇上买回,为

防止我们小孩偷吃,特意吊在房梁上,悬空着的,怎么也够不着,孩子们唯有日日仰望。一日日的,月饼外层的油将黄纸整个沁透,深深浅浅的油印子,将黄纸渲染成深浅相间的花纹……中秋当日,被大人取下的,差遣着小孩送给长辈。翻几座山头,终于到了外婆家。哪一家外婆不疼外孙呢,这么一块稀罕物,总要给孩子饕餐一番。

吾乡的月饼烤得过于干燥,小孩子没有喝水的习惯,吃月饼被噎住,仿佛在每一年的中秋都会遇到,那些嘎嘣响的冰糖粒来不及嚼碎,便被囫圇吞下去了。

去年,也是中秋前夕,在菜市的小食店内,童年的月饼久别重逢,眼前亮了一下。一块块月饼,没有包装纸,裸身码放于柜台,有一种粗朴的衬衣。店家怕城里人不识货,将一块月饼切了无数瓣,插上牙签,请人品尝。我拿了一小瓣,默默嚼在嘴里,依然有冰糖粒咯吱咯吱的脆响……那一刻,当真百感交集,我的童年水晶一样,闪闪地重又回来。

十日谈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责编:郭影 沈琦华

人类文明越发展,节日的功能就越凸显,意义也就越大。

云南的友人说,正宗滇味要去建水和石屏找。夏天到建水,草芽断不可错过。草芽是建水特有的蔬菜,即便是在离建水两个小时车程的昆明也吃不到。笔杆粗细、泛着莹白的光泽的草芽,是一种香蒲的地下匍匐茎尖端的幼嫩部分,入口有水生植物特有的清气。一大清早去吃草芽米线,有了草芽的加持,连汤里的肉片似乎都清雅起来。草芽细嫩,热汤一余即熟,加一点青红椒丝略炒也极好。

建水和石屏的豆腐有名。水好的地方出好豆腐。熟知建水的友人带我们去朝阳门附近的大板井,他说有一次来建水,旅游景点一概不去,专看老井。“井沿被水桶绳索长年累月磨出的凹痕真美。”大板井并不收费,一圈人围在井边用吊桶打水,那些小桶似乎是公用的,用好后就倒扣在井边的石栏杆上。在古城的老街上,偶尔能见到挑水行走的中年人。友人评论说:“你看他们多有原则,就不喝自来水。”在民宿里,我们泡茶也用井水,老板娘叫它“甜水”,一大桶几块钱,有人专门做卖水的生意。大板井不远处有家豆腐坊,我们去那里吃过早餐,豆花和豆浆一人五元随意吃喝。豆花可以加红糖水或酱油、辣椒面,免去甜咸之争。我去石屏一中参观时,副校长说附近有两口井,味道一甜一酸,甜的适合饮用,酸的做豆腐,无须卤水就制得好豆腐,即使在外地做豆腐,石屏人还是会设法把这井水运过去。建水和石屏的街边有很多烧豆腐的摊子。老式烧法是用火盆装上点燃的木炭,架上铁条,铁条上涂以香油,放上豆腐烘烧,边烤边翻动,等豆腐膨胀起来,蘸上调料食用。我在石屏还吃过鲜制的豆腐皮,口感清而腴,和干制的

